

一只鸭蛋的温暖

张晓峰

儿子在县城上高中,因为他身体不好,为了照料他,我们在县城买了套二手房,把家搬了过去。听说城市邻里关系不好相处,住对门也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我的一位同事就因为和县城的邻居闹矛盾,最后大打出手,被迫搬了回来。所以,我到了县城以后,处处小心翼翼,生怕惹出事端。

我买的房子是个单元房,是农牧局的职工家属房,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了。房子的主人也几易其主,什么身份的都有。我住的这幢楼共三层,三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六套房子。我在一单元的一楼,对面的房子租出去了,住的什么人我也不清楚,他们总是早出晚归的。二楼一家没有住人,另一家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住,没有见过她的老公。三楼住着两家。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和一对四十岁左右的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我是个内向的人,不爱主动说话。在胡同口遇到他们,也只是点下头,从没说过话。

刚来时,那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腿不太好,拄着拐杖,走得很慢。上楼时,他的妻子总会搀着他,他每走动一步,脸上都会呈现出痛苦的表情。男人长得高大,女人有些瘦弱,上楼很是艰难。我有心想去帮他们,又怕唐突,就在门口看着,万一有个闪失,我便马上去扶一把。可惜没有这样的机会。男人腿上有伤,女人需要照

秋来寒重,转眼过了霜降,又到了晾晒干菜,筹备过冬的时候了。以前每逢这个时候,家家买菜洗烫、晾晒。窗台上,屋檐下,甚至马路的栏杆上,都铺着或搭着各种蔬菜,这也是家庭主妇们最忙碌,也是最显手艺的时节。现如今农业科技发达,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果蔬,这种盛大的晾晒场景就鲜为一见了,这倒是让人觉得有几分失落。而我每逢这时,就格外想念那一种干菜——茄蒂干。

少时家贫,尽管母亲精打细算,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一切食材都显得非常珍贵,所有能吃的都被充分利用了。母亲心灵手巧,能把一些口感不好的东西变成美味佳肴。在我感觉中,最神奇的是茄蒂干。

新鲜的茄蒂把带刺,干薄如皮,里面还有硬骨,烧煮出来口感粗、涩,没人爱吃,但弃之可惜,每次吃茄子,妈妈都把茄子的蒂小心掰下来。用刀在上面竖划一刀,然后细心地把里面的硬骨剔除,再用线把所有蒂穿起来挂在阳光下晾晒。几个日头后就成了干,收起储藏。这样的茄蒂干不多,晒好了更是寥寥。母亲就

料他,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生活。城市里的人们生活也不容易,我心里常替他们担忧,也希望那个男人早一天好起来。

慢慢地,那个男人腿好起来了,可以一个人上下楼了。一天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看到那个女人摆了一个卖鸭蛋的摊子。卖鸭蛋的好几家,她是刚开始的,生意很惨淡。我本没有想买鸭蛋,因为知道她家的难处,所以过去买了十块钱的,算是照顾一下她的生意吧。鸭蛋是用塑料袋子装好的,十个正好十块钱。她看到我买鸭蛋,有些意外。我给她钱时,她说:“算了,邻里邻居的,拿走吃吧。”我说:“那怎么行,你们也不易。”她接过钱,快速解开一个塑料袋子,又放进去一个鸭蛋,然后系上袋子,递给我:“多吃一个吧,哥。你看,十块钱也要了。”我知道,她的这番好意是要收下的。她的多给一个鸭蛋和我的特意买她的鸭蛋,都是一个普通人内心善良的最朴实的表达。人内心深处的善意,有时无须用语言表达。提着这一袋鸭蛋,我觉得有一股暖意,从手上一直传到全身各处。深秋时节,我身上也是温暖如春。

以后,我经常买她的鸭蛋。她也总是多给我一个鸭蛋。她的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我和邻居们都熟识起来。遇见他们,我总是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回报以温暖的微笑和亲切的问候。

多买些茄子来,也斜切成片一同晾干。

腊月二十八,筹备年夜饭到了高潮。母亲把茄子干拿出来,用热水洗净,浸泡,直到膨胀变软。然后,挤干水分,用酱油、五香粉等调拌浸泡着。到了除夕的下午,母亲开始走油(就是用油烹炸一些食物)。可走油的东西很多,除了油条麻花,还有豆腐、裹上面糊的带鱼和干菜……我只爱吃“鸡腿”。当然不是真的鸡腿。对了,就是茄子干。把用调料拌好的茄子干再用面糊裹上,然后过油,形状就像鸡腿。我不喜欢吃茄子干,比较绵软,吸收的汁水也浓,滋味过于厚重。唯有茄蒂干,经过这样的处理,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些曾干硬涩嘴的蒂皮变得柔韧,有嚼劲,而滋味也格外的适口。现在想起,那滋味里有一丝艰辛生活的酸涩。

如今的生活条件好了,我却依然爱吃茄蒂,不仅仅是贪恋那可口的滋味,更是对往日时光的眷念,还因为每次吃到,都能感受到母亲在清贫的日子里对生活的热望。

棉质的爱

马亚伟



父亲好几年都不种棉花了,这类农作物一般是不赚钱的。今年,母亲只是漫不经心嘟囔了一句:女儿家的棉被该换新的了。父亲便不声不响地种了二分地的棉花,这么点,不卖,只为自家用。

育种,锄草,施肥,管理,打药,这一系列的活儿,我统统没看到。漫长的过程,是从春到秋,我能想象父亲怎样细心地侍弄这二分地的棉花。我没看到过棉田,我看到的是刚刚弹出来的新棉花。一大捧一大捧的,母亲托人捎来了。

我把脸埋进棉花里,小时候我就常常这样,我喜欢新弹好的棉花里那种味道,有淡淡的草木清气,还有阳光的味道。人若是包裹在里面,就像婴儿陷入一个舒适的摇篮里一样,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冰天雪地,也会不忧不惧。

几天后,母亲急匆匆赶来了。她知道我的针线活仅仅停留在缀上一颗衣扣的水平上,做棉被这样的“大工程”,非得请她老人家亲自出马。

母亲把棉花、被里、被面统统准备齐全,算好了几床棉被要用多少棉花,然后就开始做了。她选一个天晴的日子,她的眼睛不太好了,需要有足够的光线才能做。我为母亲把窗帘敞地拉开,她站在玻璃窗前,把棉被铺到大床上,开始穿针引

线。她双臂高高举起,眯着眼睛,很努力地纫针。这样的時候,母亲的嘴巴常常撮起来,唇上的纹路皱皱的,显出很卖力的样子。做的时候,她的动作却非常娴熟,飞针走线,棉被上留下一行行均匀密实的针脚。

我过来想帮母亲的忙。一个小小的针,到了我手里,怎么都不顺手。母亲见我笨笨的样子,夺过我手中的针,嗔道:“看你的书去!真不知道我做不动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现在有蚕丝被,还有羽绒被,都挺暖和!”母亲抬起头,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什么都不如棉被暖和,冬天,一床棉被盖在身上,连梦都踏实!”这个我承认,我盖过蚕丝被,轻飘飘的,根本就不适合北方人。

我看到,母亲给我做棉被的时候,一脸的成就感,仿佛她在做一项多么宏大的事业。做着做着,她还哼起了歌。对于母亲来说,女儿长大了,不再依赖她,她的爱有时候无处安放。现在,有这样一种途径来释放她对女儿的爱,她是满足和幸福的。

对于我来说,父亲母亲给我的爱,就像这棉被一样,是棉质的,温暖、踏实,无可取代。爱如棉,棉质的爱里,是深深关切的暖意,是缕缕不断的深情,是密密缝制的关爱。

『重点』的情结

刘卫

老马对儿子的成长倾注了满腔心血,潜意识里产生一种“重点”的情结。

儿子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时,为了不让他输在起跑线上,那时尚年轻的小马找关系,让儿子挤进了市直机关幼儿园。那里的设施先进,最早开始对幼儿实行双语教学。到大班时,儿子已经能做千位以内的算术题,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还能背多首唐诗。

这孩子初显尖子生的端倪。果不其然,他随后考进了市外语学校。那可是一所重点小学。

为这个辉煌的前景激励着、鼓舞着、亢奋着。小学五年,哪怕单位有公事要办,老马想方设法推后,每天风雨无阻地送饭去学校。只要打听到有价值的学辅资料,那怕跑遍全城,老马也要想办法弄到手。儿子除吃饭、睡觉,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泡在题海里。到初中,连被子都不会叠,吃煮熟的鸡蛋不知道剥皮。

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回家时儿子没有方向感,坐公交车把方向搞反了,最后还是老马骑电动车把他领回来。妻子忧心忡忡地说,这孩子,学习是块好料,情商几乎是零,将来怎么适应社会,又怎么照顾自己?老马很坦然,成绩好,一切都好。以后从重点大学毕业

了,找到高薪工作,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嘛!

高考后,老马的儿子考进了本市一所重点大学。一路上走来,老马不知付出了多少,华发早生,不到五十岁,背有点驼,但他觉得值。把儿子培养成才,也是人生的另一种成功。

他在单位为人为人低调,虽有才,却一直得不到提拔。领导的看法是,胸无大志,沉湎于家庭琐事。无论聊什么话题,老马都是排在后面。但谈到孩子的教育,老马的胸挺得很直,中气十足。儿子骄人的学业,足以傲视众人。

前不久,儿子从大学毕业后,他领着去了人才招聘会。没曾想,儿子学业虽优秀,但性格十分内向,缺乏基本生活能力,均被用人单位婉拒。

得知这个结果,我们甚为惋惜。老马忿忿不平,说用人单位不识才,社会上应该为像他儿子这样重点大学的高材生开辟一条就业绿色通道,拿丰厚的薪水,作特殊贡献。

儿子赋闲在家,我们问他下一步有何打算,老马既无奈又满怀憧憬地说,让儿子接着再读,考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以后争取出国读博士。再加这些含金量高的筹码,何愁别人还不抢着要人……

美味茄蒂干

王霞